



The Distance between us
我们之间的距离

互追逐一生，却始终拥有距离

[英] 玛姬·欧法洛 著 孙威昊 赵亦周 译

这本书让你们恨不得几小时、几小时地拥抱在一起

英国言情小天后玛姬·欧法洛勇夺毛姆文学奖的巅峰之作



中信出版社 · CHINA CITIC PRESS

Real Distance Between
我们之间的距离

· 张廷路 · 孙成兴 · 越办网 ·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Robert Penn Warren

我们之间的距离

一觉醒来，他发现自己四仰八叉地俯卧在床上，思绪如潮汐澎湃。房间的另一角，一台风扇徐徐摇着脑袋，一会儿转向他，一会儿又拧过头，仿佛受到了冒犯。他身旁放着一本书，书页在风中飞快地翻飞，打开又合上。房间里光线昏暗，光怪陆离的霓虹灯从窗外射进来，支离破碎的光线打在天花板上。此时，已是深夜。

“见鬼！”他叫道，猛地抬起头，肩胛骨之间的柔软肌肉伸展开来，仿佛一张打湿的纸被撕成了两半。杰克一边咒骂，一边舒展筋骨，感到浑身酸涩疼痛。他穿好袜子，冲向浴室，脚在木地板上不停打滑。

望着镜中的自己，他吓了一跳。床单上的褶皱在脸颊和鬓角上留下了道道红印，这副倦容就像一个长相奇特的原始人。头发似乎变长了，根根直立，仿佛被电击过。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？他暗暗琢磨。记得睡着之前，他正双手撑着头读一本书。合上眼皮前，书中的那个人正爬下绳梯，来到一个废弃的井底。杰克瞥了一眼手表，十点十分。他已经迟到了。

一只飞蛾跌跌撞撞地扑向他的脸，被弹了回来，接着又重重地撞上镜子。镜面上留下一小块淡淡的斑驳印迹，恰好是一对翅膀的形状。杰克后退一步，双眼直瞪瞪地盯住空中飞舞的蛾子，过了片刻，猛然向它伸出合拢的双手。可惜，没抓住。飞蛾似乎感到危险来临，飞旋着向灯光冲去。但这一次，杰克瞄准它，一把就抓住了。飞蛾在杰克手心里飞快地扑扇着薄如蝉翼的翅膀，却怎么也飞不出去。

他用手肘拧开把手，推开窗户。虽然住在十九层，但街面的喧哗还是从窗外迎面扑来。杰克把身子探出晾衣绳，张开双手，轻轻地把飞蛾向空中抛去。有那么一瞬间，蛾子似乎没反应过来，垂直掉了下去。紧接着，它翻过身，在原地旋转了一小会儿，恢复了体力，然后趁机借着窗下空调喷出的热气流，轻快地飞走了，

渐渐消失在杰克的视野中。

杰克砰的一声关上窗户，转身跑过屋子，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。他拿起钱包和钥匙，披上外套，蹬上鞋，一个箭步冲出大门。等了好半天，电梯才缓缓地在面前打开，一股夹杂着汗臭味的沉闷空气扑鼻而来。一层大厅里，守门人坐在大门口的板凳上，头顶正上方挂着一幅饰有褶边的中国新年布画，红、金两色为底。画上是一个脸蛋圆嘟嘟的小孩儿，乌黑的头发，正骑在一头粉色的小猪身上。

“恭喜发财。”杰克经过守门人时，对他点点头，用粤语说道。

那人满脸笑容，露出一口豁牙，“恭喜发财，吉卡^①！”说完重重地拍了拍杰克的肩膀。一刹那，他的皮肤火辣辣地疼起来，仿佛被阳光灼伤了一般。

楼外，出租车奔驰而过，溅起路面水坑里的脏水，倒映在水面上的霓虹灯光不停摇曳。脚下的地铁轰轰隆隆开过，震得地面微微颤抖。杰克仰头望了望楼顶。牛年过去了，今年是虎年。他还是个孩子时，常常把生肖幻想成畸形的怪物，并能在新年前夕的午夜时分变形。

杰克转身离开公寓大楼，结果差点儿撞上迎面走来的一位矮小的老妇人。老妇人慢腾腾地推着一辆手推车，车里沉甸甸地堆满了破旧的硬纸箱。他从侧面绕过老妇人，向南走去。一路上，

^① 吉卡：守门人因英语发音不准，把“杰克”发成了“吉卡”。——译者注

他经过了几个篮球场；一座紧挨街角的神龛，供奉的神像前插着一束燃尽的香；接着经过了一家茶楼，店里的人围坐在桌边，噼里啪啦地打着麻将；还经过了露天车库，一排排摩托车紧紧地挤在一起，车上盖着防雨帘；又经过了搭满密密麻麻竹制脚手架的房屋；经过了饭馆外的水族箱，水中的鱼儿还不知道马上就要成为他人的盘中餐，只是争相游向水面，挤在栅格的间隙中，张着嘴在浑浊的水里寻觅一丝氧气。

杰克沉默地走过。他抬头看看越来越密集的乌云，一边走路，一边哼着小曲，脚下那双薄底球鞋在人行道上飞快地擦过。空气里飘散着焚香、爆竹的浓烟以及从港口飘来的淡淡的海水咸味。

公车还没有来。史黛拉把围巾拉紧，踮起脚尖，凝神望着眼前的车流。轿车、轿车、出租车、孤零零的自行车、轿车，还是轿车。远方依然没有公车的影子。她抬头看看站牌旁的电子显示屏，上面本应显示下一趟公车到来的时间，但此时屏幕上一片空白。

她拨开手腕上的外套袖口，瞄了一眼表。今天下午轮到她值班，如果车再不来，就要迟到了。史黛拉犹豫了一会儿：是留下来继续等呢，还是干脆走着去？如果步行的话，也就迟到一小会儿。当然，也可以坐地铁，但地铁站离这里有十分钟的路程，不管怎样还是会迟到。还是走路好了，毕竟，这是目前最快的方式了。

史黛拉抬头扫了一眼，公车仍然没来，于是决定出发。街上很冷，每年的这个时候气温都很低。路面上结满了霜，走起来很

困难。霜在脚下嘎吱作响，天空泛着变幻莫测的灰色，一眼望去都是光秃秃的树枝。

史黛拉回到伦敦已经有几周了，在一个晚间广播节目组工作——应该只有几个礼拜吧，她心想。在伦敦，她有一间位于肯宁顿郊区的公寓。房子很小，只有一个房间。她出差时，就把公寓租出去。她常常是这一个月待在巴黎，下一阵子又跑到莫斯科，再后来又去赫尔辛基待上半年。她也不知道下一站会去哪儿——也许是罗马、马德里或者哥本哈根。史黛拉不喜欢总待在一个地方。

她一路向北，朝泰晤士河走去，嘴里呼出腾腾白雾。虽然外面很冷，但身体在一层层厚重的衣服里暖和了起来。她踏上滑铁卢大桥，泰晤士河迎面而来，这座城市被河流一分为二。她记得在哪里看到过，滑铁卢大桥是在“二战”期间由女人建造的。而今天，桥上却那么荒凉。车子飞啸而过，朝北开去，两边延伸出的人行道空空荡荡。

在拥堵的十字路口，杰克趁一辆咔咔作响的电车还未开走，一跃跳上了车。车子底层既昏暗又拥挤，坐满了人，站着的人只好牢牢地抓着扶手。离杰克最近的是一位老人，他穿着马甲和褪色的裤子，手里还拎着一个鸟笼。笼子像钟摆一样晃个不停，笼里的鸟侧过头，黑色的眼珠死死地盯着杰克。一眼望去，一群中国人里夹杂着两个鹤立鸡群的老外，头随着颠簸的车子

左右摇摆。

杰克一个箭步蹿上木制楼梯，在最前面的位子上坐下，把头伸出窗外，迎面吹着凌厉的风。参差不齐、闪烁着霓虹灯的湾仔破楼一闪而过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庞大的购物中心，一幢幢钢筋水泥大厦。

杰克有一头黑发。如果在太阳下晒久一点儿，皮肤也许也能像他的朋友兴泰一样，变成深棕色。不过，杰克的眼睛是海水一般的颜色。他有一本英国护照，一位英国母亲，应该还有一位英国父亲。但是，杰克从未亲眼见过英国或者父亲，连欧洲大陆周围地区也从未踏足。

史黛拉看见桥的另一头，远远的另一头，一个孤零零的人影正向她走来。那是一个男人，因为距离远，身影很小。她只要伸出手，用大拇指和食指就可以把他比画出来。他们朝对方走去，一直走，好像被一根线扯着，越走越近。最后，那个人的轮廓越来越清晰：高高的个子，魁梧的身材，穿着一件绿色夹克。

史黛拉朝河对岸望去，巨大的伦敦眼^①闪烁着点点亮光，南岸成群的行人仿佛变成了一只只小昆虫。她重新把目光投向前进的方向，那一刻，她突然愣住了，震惊得差点儿绊倒在地，只能紧紧地抓住栏杆以免摔倒，心怦怦狂跳，吓得不知所措。

^① 伦敦眼是世界上首座，也曾经是世界最大的观景摩天轮，坐落在伦敦泰晤士河畔。——译者注

史黛拉不自主地低下头，看了看蜿蜒的深色河水，过了一会儿又抬头看着那个男人。他越走越近，史黛拉不知道，他会对她做什么，直到他阴森森地站在自己面前，魁梧的身影如同山顶佛光一般令人生畏。此刻，男人正直视着她，双手插在口袋里。

史黛拉只是无法相信。他皮肤白皙，冻得通红，一头绒毛般浓密的红发，双眼深深凹陷。

时间仿佛开始倒流，过去的年岁转眼即逝。史黛拉似乎又能摸到那又湿又黏的皮肤，闻到他头发上飘散出的独特潮湿气息。现在，男人正朝她走来，近到伸手就可以触及。史黛拉喉咙深处憋着一声尖叫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

史黛拉戴着手套，紧紧抓住栏杆。他是苏格兰人，这一点史黛拉早料到了。她点点头，但仍然死死地瞪着河水。起伏的水面就像毒蛇的背部。

“你确定？”史黛拉不敢抬头看他，几乎无法呼吸，肺部似乎就要停止运转，无法吸入一丝氧气。“你看上去不太好啊！”

史黛拉又默默地点了点头，不想让男人听见自己说话，也不想听见自己的声音。必须离开。于是，她埋着头沿着栏杆走下去，没有抬头看一眼。两人擦身而过时，史黛拉离他很近，感到男人嘴里吐纳的气息吹到了自己的头发，“如果没事的话，那，我就走了。”男人说道。听到这句话，史黛拉全身颤抖，紧紧缩成一团。

史黛拉扭过头，看着男人离去。

男人低着头，弓着宽阔的肩膀，迈着似曾相识的笨重八字步走开了。接着，他又回头望了望，停住脚步，说了句：“再见了。”

两辆大卡车紧紧贴在一起，轰隆轰隆地驶过，卷起呼啸的风。史黛拉拔腿就跑，跌跌撞撞地向前冲去，外套的衣角在身后飞舞，远处的楼宇房屋在眼前跌宕起伏。胸口一阵钻心地疼，似乎身体里有什么怪物正张牙舞爪地想要挣脱。突然，她一脚踩空，扑倒在地。还没来得及爬起来，她就赶忙回头看了看。

男人不见了。身后只有弯曲的穹顶大桥，桥上空无一人。

她费力地爬起来，手掌上沾满了沙砾和尘土，一根根发丝都沾上了泪水，黏在脸庞。迎面吹来凛冽的二月寒风。她不停打量着桥下的街道，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寻找什么。

她隐隐约约看见街对面远远地开来一辆车，车上亮着出租标牌。她赶忙高高举起手，使劲儿挥了挥。车子突然一个急刹车，掉头朝她开来。“快停下，”她喃喃自语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急速驶来的出租车，“求你了。”

出租车果然缓缓地停了下来。史黛拉冲过去，打开车门，钻了进去。

电车拐过一个几乎一百八十度的街角，驶进市中心。此刻，杰克也踉踉跄跄地走下楼梯。他喜欢脚下的电车来来回回地下坡、上坡、转变方向，尤其喜欢在经过这一段路时站起身来，准备好和车身一起猛然转向。他在香港的地标性建筑中银大厦前跳下车，

穿过这座庄严肃穆的墨黑玻璃大厦，楼里的电梯上上下下，嗡嗡作响，上面却空无一人。

沿着兰桂坊陡峭的坡路，杰克小心翼翼地穿过拥挤的人群，吃力地向上走去。这条鹅卵石铺成的街巷布满酒吧和俱乐部，是老外最喜欢停留的乐土。他们来自律师事务所、报社、学校、电台、电脑公司等各行各业，白天在港岛工作，夜晚乘渡轮返回位于南丫岛或大屿山的公寓，中途时不时会在这里逗留片刻，灌下几杯酒，会会朋友。梅尔和朋友们都很喜欢在这里泡吧，但杰克很少来。

杰克常常把香港看做是欧洲的下水道。这些人为了某个不愿言说的秘密，抛妻弃子，来到香港。他们或多或少不愿与他人接触，要么东躲西藏，要么为了某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寻寻觅觅。也许，他们希望漂洋过海之后，至少能把那种生活不圆满的失落心情抛在脑后。也许走得越远，迷失得越久。

在坡路顶端，杰克往左一拐，走进Iso酒吧。踏进大门，迎面扑来刺骨的冷气，里面的空调温度调得太低了。酒吧里人山人海，大家拿着酒杯，紧紧地和朋友挤成一团。杰克吃力地拨开人群，寻找梅尔的身影。突然，在正前方出现了她的影子。杰克还没来得及看看她，梅尔就跳上前来，在他的脸颊上留下一个口红印。她转过头，对周围的朋友说：“我早说过吧，他准迟到！我说对了吧！”梅尔的脸在阴暗的酒吧里若隐若现，纤细的淡金色头发在脑后梳成一个马尾，胳膊紧紧地缠住杰克的腰。

“对不起，我睡着了。”杰克压过嘈杂的音乐，大声对她说，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前一秒钟还在读书，后一秒钟我就——”

“你一定是太累了。”梅尔抬起头，嫣然一笑。

“是的。”

杰克挣脱出她的怀抱，向其他人一一打招呼。大家也点点头，微微一笑，朝他抬了抬酒杯。梅尔最要好的朋友露西漫不经心地亲了他一口，接着就继续和周围的人聊天去了。有人递给杰克一支高脚杯，杯壁上凝结着一滴滴水珠，拿在手中滑溜溜的。

“我们明天去大屿山，”梅尔一手勾着杰克的胳膊，探身对一个朋友大声说道，“去拜佛，杰克想爬山。”

“你要和他一起去？”朋友惊讶地问，似乎被这个想法逗乐了。

“是的，”梅尔点点头，朝杰克瞟了一眼。“如果他愿意让我陪的话。”她掐了掐杰克的手臂，“我觉得，应该给他一个机会。”

“可是你讨厌爬山拜佛这种事呀！”

尼娜把电话放在脚边的地板上，拨了伦敦的区号，又按下几位数字。短暂的沉默后，听筒里传来悦耳的叮叮铃声。

她一边皱着眉头等待，一边打开理查德今早为她做的三明治，小心翼翼地挑出蒜丝。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吃大蒜的。听筒里的电波似乎抽搐了一下，接着，便传来滋滋作响的语音信箱提示音：“你好，我是制作组的史黛拉·吉尔摩，现在可能不在办公室，也可能在出差——”

尼娜挂上电话，打开三明治包装，咬下一口。

“还有十二分钟！”露西瞧了一眼手表，向周围的人大声宣布，“我们马上就要从小鸡变成小猪了！”

梅尔转过头，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焦虑，“她说的对吗，杰克？”

“是牛年变为虎年，”他怯怯地回答，“不是我们变，是——”

“嘿，咱们去街尾的那家酒吧吧！”露西的声音传来，“有调音师的那家，快点儿，来吧！”

大家胡乱地扔下酒杯，朝门口走去。外面的空气温暖稀薄，毛毛细雨轻柔地拂过脸庞。路上十分拥挤，人头攒动。杰克不得不侧着身子，让一群日本男孩嘻嘻哈哈地跑过。露西被马路牙子绊倒了，跌跌撞撞地压在他身上。梅尔紧紧牵着杰克的手。街对面，一群英国人兴奋地唱着《友谊地久天长》。

在伦敦的一间办公室里，一部手机铃声大作。这铃声瓮声瓮气的，似乎手机被外套、文件夹，或者手提袋给捂住了。附近几个隔间的人都抬起头，仔细听着，确认不是自己的手机铃声时，又立即埋下头继续工作。

史黛拉的一位女同事从耳中拔出耳机，朝她的办公桌望去。有人拉开了电脑桌前的椅子。史黛拉本应早就到办公室，可现在位子上却空空如也。一眼望去，就能透过玻璃看到远处高高的烟

囱和摄政街上被雨淋湿的黑色屋顶。

我能帮史黛拉接吗？史黛拉经常把手机落在办公室。半个小时内，又响了好几回。一定有人急着联系她。这时，铃声又响了，稍过片刻，又突然停了。女同事重新把耳机塞进耳朵。等史黛拉来了，再告诉她也不迟。

街上越来越嘈杂，仿佛有人调高了收音机的音量。人们又说又笑，又嚷又叫。杰克前面的那个人挥舞着纸糊的龙灯笼，龙的牙齿已经掉光了，鼻孔里仍然喷着火。杰克推开拥挤的人群，朝街尾的酒吧走去。梅尔紧紧跟在他身后，露西则在她后面。其他人都已经融入人群，不见踪影。还有越来越多的人从路旁的酒吧里钻出来，加入熙熙攘攘的人流。杰克和周围的人摩肩接踵，紧紧地贴在一起，还时不时地撞一下或踩一脚别人。他扭头看看坡路上方。那儿人会不会少一些？根本不少，反而从相邻的街道涌来越来越多的人。德己立街上，警察设起路障，整条路堵得水泄不通。杰克感到心脏狂跳不止，紧紧地拉着梅尔的手。

人们你推我搡，争相向前挤去。杰克差点儿忘了，人在这种情况下会变得很自私。三个头戴红色派对尖帽的男人用手肘顶开人群，奋力向前走去，其中一个重重地踩在了杰克脚上，似乎把脚骨都碾碎了。人越来越多，汇成浩浩荡荡的人流。杰克突然感到浑身燥热。他不知所措地四处张望，不知道该领着大家往哪儿走。梅尔冲他说了什么，他转头想听清楚，却没站稳，差点儿摔倒。

他连忙伸出手，一把拽住离自己最近的东西——左边一位妇女的衣角，晃晃悠悠地站起来。救他一命的妇女却惶恐地瞪了他一眼。杰克连声道歉，妇女只是沉默地扭过头去。人群越来越拥挤，大家紧紧地贴在一起。

“我不喜欢待在这里，”梅尔说道，“杰克，我不喜欢这里。”

“我明白，”杰克说道，“我们试试——”

他的话突然被淹没了，几件事情在一瞬间同时发生了。

他们身后，一个拎着几瓶啤酒的男人不慎摔了一跤，向前跌倒在地。手中的啤酒瓶掉在地上，玻璃碴儿碎了一地，啤酒涌了出来。鹅卵石路上留下泛着泡沫的深色液体，路面变得又湿又滑。杰克奋力推开人群，拉着梅尔踏进拥堵不堪的人行道。这时，坡路上方突然传来一阵骚动，又有大批人流涌进了这条小路。杰克看见那个跌倒的男人淹没在人群脚下。接着，露西脚一滑，跌倒在地，消失在人海中。人们踩着她的头，蜂拥而过。

弗朗西斯卡站在花园里，弯着腰，仔细打量着在埃兰岛一家苗圃购买的蓝蓟草。她刚刚发现，由于霜降，这株草冻得发黑。弗朗西斯卡讨厌绿蚜虫，一到夏天，这些黏糊糊的小虫子就在花园里的玫瑰上安家；她也讨厌鼻涕虫，这种带橙色褶皱的虫子吃光了旱金莲；但她最痛恨的还是霜冻。可是，她又不敢杀虫子。一想到要用剧毒的化学药剂毒死它们，或者在它们身上撒盐，她就觉得太残忍了。这样对待生命未免太过分了。

她打了一个寒战，于是拉了拉身上阿奇^①的羊毛衫，把自己裹得更紧些。爱丁堡低沉的天空笼罩在枯萎凋零的花园上方，阴云密布，像鹅肚子上的羽毛。今天格外冷，空气中仍然飘荡着冬天寒雪的气息。

突然屋内传来一阵电子铃声。她的身体下意识地反应过来，虽然脑子没弄清到底是什么，她还是不自觉地径直走向屋子。是电话，史黛拉买给她的新电话。

弗朗西斯卡拿起话筒，胡乱地按了一个键，但铃声还是响个不停。她叹了口气，拿起挂在脖子上的眼镜，眯着眼睛凑近了细细察看。有一个按键上画着听筒的小图案，可能就是它了吧！

“你好。”弗朗西斯卡小心翼翼地说道，又满心期待。

“还没弄明白怎么接电话吗？”

她很肯定，电话那头是尼娜。尼娜和史黛拉在电话里的声音很相似，但两个人从来不报一下姓名。“当然弄明白了。”弗朗西斯卡撒了谎，更想拖延时间再斟酌一下，如果把名字搞错了，无论是她俩中的哪一个都会不开心的，“我刚才在花园里呢。”

“噢。”对方停了一下，轻轻咂咂嘴，吸了一口香烟。这个绝对是尼娜，“最近怎么样？”

“还不错，就是很忙。你爸去慕尼黑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① 阿奇：弗朗西斯卡的丈夫。——编者注

“不清楚，可能是开会吧。”

“嘿，”尼娜说，“我现在不能聊天，五分钟后还有事。我就是想知道，今天你和史黛拉联系过吗？”

“史黛拉？”弗朗西斯卡又重复了一遍，想了想。史黛拉可不用她操心，“没有。”

“最后一次和她说话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上周吧，或许是上上周。”

“今天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儿，只是找不到她了。我给她的语音信箱留了言，但她还是没打来。”尼娜又吸了口烟，“她失踪了。”

面对两个女儿之间的关系，弗朗西斯卡总感到一丝无能为力。姐妹之间似乎总是那么隐秘、含蓄，她们的关系奇怪得令人无法理解。突然，她灵机一动，想到一个好主意，“也许她正在休假，或者——”

“那她就会告诉我。”尼娜直接打断她。

弗朗西斯卡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不过，每次只要转移注意力，尼娜就会稍稍平静下来，“要不你晚些时候过来一趟？电视里可能会播一部精彩的电影。我给你做晚饭。”

“好吧，”尼娜勉强地说道，“有时间就过去。”

梅尔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呼喊着露西的名字，想从杰克手里挣